

从“上下五千年” 到“上下八千年”（中）

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城市；出现王权。后来，国内学者又陆续提出一些看法，但国家、城市、王权、阶级分化这几个要素重合率颇高。

当然，不同的观点依然存在。

中国人民大学历

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，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“文明”，基本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，一般以恩格斯“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”这一论断为据，多数情况下，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

的同一件事来研究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则从中国传统来认识“文明”，《易传》《尚书》中的“文明”一词，本意是经过内心德行修养表现出的“文德”，是将人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。因此，文明社会的状态，应该是“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，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”。

概括来说，关于文明的认识，一种观点重视社会发展程度，而另一种观点重视文化成就。

韩建业赞同将两者结合起来，他将“中华文明”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“高度发达、长期延续的物质、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”。这一观点强调，应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区分开来，文明形成以国家社会的出现为标志，而之前还有很长的起源过程。

有趣的是，不论按照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标准，还是中国传统文献的文明概念，两种观点的部分学者在八千年文明起源这个坐标点上达成了一致。

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此总

结他对中华文明起源、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：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，8000年起源，6000年加速，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，4300年中原崛起，4000年王朝建立，3000年王权巩固，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区分文明“起源”和“形成”两个概念，是文明探源研究的一项创举。他希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进一步深化，就是继续上溯至八千年，进一步探究文明起源阶段。

韩建业认为，距今八千年前，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，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，包括宇宙观、伦理观、历史观，以及天文、数学、符号、音乐知识等。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，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。更进一步说，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“早期中国文化圈”，有了文化上“早期中国”的萌芽。因此，八千年前已经迈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。

八千年大脉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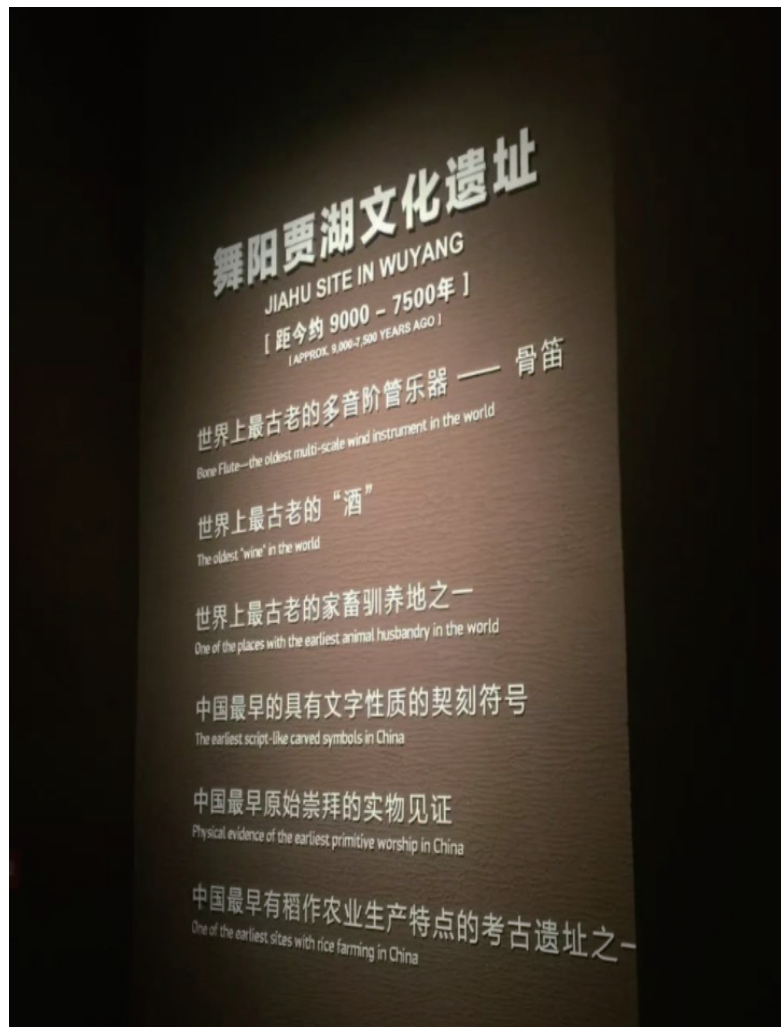
文明的起源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。从自然环境来看，八千年前是宜于繁衍生息的时期。距今八千到六千年是气候大暖期，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长江流域，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。

得益于温暖湿润的气候，农业发展迅速，稻作农业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淮河流域，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。这一时期遗址里的石铲和骨铲，表明农业已从刀耕火种发展为耜耕农业。农业发展使得人们定居下来，人口增长，村落增加，手工业发展，社会全面进步。

八千年前一道亮眼的曙光，无疑是中原地区的贾湖遗址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贾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惊为天人的文物，比如刻划着符号的龟甲，有的字形与甲骨文几乎相同。贾湖遗址打开了人们的视野，原来八九千年前的生活并非原始与落后两个词便可概括，时人已经拥有堪称丰富的精神生活，甚至有了精妙的乐器。

贾湖并非唯一的高地。差不多同一



舞阳贾湖遗址